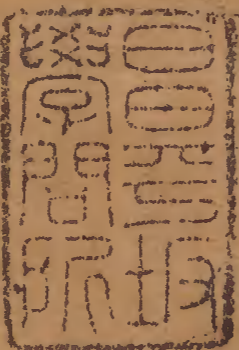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

二十之二



漢書門			
九	七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二	〇	八	二

內閣文庫			
三	〇	七	二
函	冊	架	號
二	〇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二	〇	八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6)	
函號	307	223



餘冬序錄極

且卷之二十

內篇第二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孟春撰述

庫

男國學生仲才編輯

范希文以論

呂相韓滂

士夫論薦數年不已會西方

事急始起副陝西經畧龍圖之權呂迫於公議事不得

不然耳希文知延州移書戒諭元昊元昊答書不遜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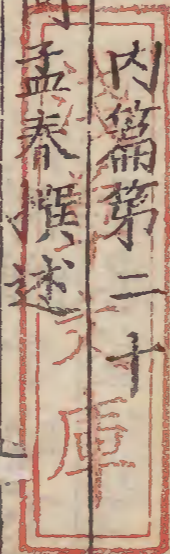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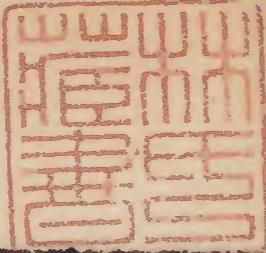
文焚之呂謂希文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此宋參

政事所以有可斬之請而杜樞密衍深明其無罪呂曰

杜言是也止可簿責乃降一官知耀州呂於此密非其

私憾乎當時記事者謂呂執政時同寮凡百不敢預而

宋後至多與論辯呂不悅在中書向宋故為是言宋謂



呂欲深罪范遂以此上對不知為呂所賣宋坐議不合
出呂之計也然則希文之降非呂之計也乎希文焚書
上令分析希文書上兩府共進呈事情明白自可毋
問呂若不先示宋是言宋並如杜議仁宗寧復有降責
命乎歐陽公作范公神道碑乃盛稱呂之賢能釋私憾
於范而共力國家希文子純仁不以為然刻石削去此
一節記事者謂純仁云我父至死未嘗解讎歐陽公歎
曰我亦得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可信於後世也嘗聞范
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其與呂解讎書見在范集
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讎于地下
之理此事朱子亦有文字辯及謂歐陽言是忠宣雖賢

其襟度非文正比今締考其事歐陽稱呂能釋私憾恐
亦非實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若曰希文未嘗解讎
之言非純仁所宜云也种古因誣純仁傳任純仁薦為
承興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
契義純仁為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他如鄧綰蘇轍輩
或誣黜純仁或與多異及被斥得罪純仁皆加申救其
用心蓋如此安有如此其子而猶不知其父之心者哉
朱子集五朝名臣言行錄於呂相載談叢云公惡韓富
范三公欲廢之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富使吐名
用讎而實問之又不可軍罷請老三公入二府又以其
黨某某間而傾之及後猶因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邊

范使河東陝西富使河北以是而觀呂固未能釋私憾於范也吾故曰純仁所以削去之意在此純仁於此不為其父解讐否也意安有子賢如純仁而不知其賢父之心者哉

○做宰相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孰賢孰不肖朱子嘗誦此前輩語以為足盡宰相之道今之宰相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不暇理會國事俗論乃稱此為相業不過要得半籠入耳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一一牢籠得否邪彭思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顯於一人范希文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之

盛德獨少此爾公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歎曰真宰相也或問朱子沂公所云似不可為通法朱子曰他意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未嘗不薦人才韓魏公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以為賢相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叔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欽宗時每臣僚登對即問識胡安國否許中丞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解欽宗歎息以是觀之入籠絡之入亦決非大賢矣

○李沆為相接賓客常寡言謂弟維曰薦紳如李宗諤

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庭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寵罩寵罩之事僕病未能也范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為宰相豈可不安寵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范純仁嘗行錄公在相位凡薦宰相豈可不出於公亦未嘗示恩於人人或謂公曰但願朝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願朝願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

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寸密語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徐鹿卿為度支右侍郎兼右司言當時並相之敝宰相以其言誘之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為宰相私人賢宰相如李沆范純仁決不肯以術牢籠人士大夫如潘良貴徐鹿卿之賢亦決不為人所牢籠矣
○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支喻軍民性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富弼議誅仲約參政范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壞之而導人主以殺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保弼不以為然仲淹爭於上仲約免死元祐初知漢陽軍

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後為岳陽樓記遂著其語陳垣嘉定中上封事曰上
有憂危之心下有安泰之象世道之所由隆上有安泰
之心下有憂危之象世道之所由汙故為天下而憂則
樂隨之以天下為樂則憂隨之有天下者在乎善審憂
樂之機而已垣言蓋有得於文正之所言者能如垣言
審憂樂之機則知文正公先後之意矣

○宋仁宗時富公弼糾察在京刑獄有用偽牒為僧者
乃堂吏為之富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
即居此無為近名富正色必欲得吏執政滋不悅會契
卅聚兵屯境上遣其臣劉六符等來聘虜情巨測仁宗
命宰相擇人報聘群臣皆莫敢行執政薦富使虜將因

○范文正嘗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之戚若范家父子遠識厚德賢哉

然也富尋見疑有手滑之憂亦遠慮竟詔荆棘重開

抵大臣體國事當慮遠君子持法心當近厚而富呂不

曰恐自不免豈觸事為身利害計將以動所聽者耳大

確之貶所遇有難易矣文正曰吾輩亦不敢自保忠宣

父子之言其心一也文正能免仲約死而忠宣不能回

防不敢言純仁入爭之不得確卒貶新州此二事范家

此路自乾興未荆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

防不敢言純仁入爭之不得確卒貶新州此二事范家

此路自乾興未荆棘已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

事罪之歐陽公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不
報歐之厚富可知保州賊平脅從者分隸諸州富為宣
撫使恐後生變欲使諸州悉誅之歐出使河北權知鎮
州富謀於歐歐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
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且曰脩至鎮必不從富悟
而止歐公遺事云是時富大閱河北兵諳者入言弼擅
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亟大
閱多所升擢富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
擅殺一千人禍何可測公一言不特活二十人命亦免
富公於大禍也至和初富拜集賢相與文公考博並命
宣麻之際朝士相賀仁宗密覘知之甚悅歐為學士後

數日奏事上問新除考博等外議如何歐以朝士相賀
為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
望夢卜豈足憑邪歐作批答曰永惟商周之所託至以
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述主
語也歸田錄實英宗朝事宋人私記英宗疾不能視朝
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
手書復辟宰相韓公琦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還政后
聞之遽起韓亟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
衣也富為樞密相怪韓不聞報撤簾事有韓公欲致弼
於族滅之地之語歐為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富曰歐公
讀書知禮為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富因辭

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見英宗求去益堅自此與韓歐
絕後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韓遣使致書幣富但答以老
病無書而韓禮終不廢天下兩賢之韓歐之薨也富皆
不祭吊國史著富不預策云英宗與韓絕至此祭吊不
通非也按國史所著朱子曾告門人出黃山谷筆誅錄
宋人又記富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與康節先生隱居
相邇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懼不為他人做
了爵爵何益富笑此事難言蓋為嘉祐建儲耳然則史
謂富因不預立英宗事與韓絕亦未可知而傳者又謂
富與韓同任中書日富母老矣一日語及宰相起復視
事者韓曰非朝廷盛事已而富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

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決不當起韓歎
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
此事則春恐富公之賢未應爾也而不克與韓終好者
功名間事雖賢者不免爭勝可畏哉歐於富有保持正
救功濮王之議富豈宜詆之其薨祭吊亦弗及何也富
憾在韓遂嫌及歐富於是乎有未宏矣富之賢他事可
稱極多若處韓或亦以為天下賢之吾弗信也韓之賢
吾於處富已見之邵氏後錄英宗臨御韓公進擬數窟
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
功可書韓有愧色後韓帥長安為范堯夫言其事曰琦
使怕富公也韓帥長安時富與韓絕已久而韓平心服

善肖為此言歐公立朝無一毫望德富公心及歸田猶
追錄致和初宣麻事此六一居士文中自云學道三十
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之驗而朱子之所為首取也歟
○仁宗時文彦博富弼為相詔百官郊迎范鎮曰隆之
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
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詰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
不能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鎮此言可謂得御
臣之術知相道矣此言之入未聞聽納如何仁宗詔除
猜防大臣條約在嘉祐四年則是鎮前此言後彦博罷
韓琦入相之初尚未行也鄭雍傳雍為中丞時二府謁
禁加嚴雍歎曰旁招俊彥列於庶位宅百揆職也彼有

足不及公卿門者猶當物也致之奈何設禁若是且二
府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邪於是援
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諫詔弛其禁吾不知於雍之時
而尚如此金劉初云宰相之職佐天子治天下所患耳
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廣集衆思
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於百官士流賢否皆
當如家人美惡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以就
職業而為望國者立法使賓客不得詰於居第其意蓋
以防請託而私詢也夫果察其私詢不公豈可使為宰
相既以為宰相是也以天下付之矣不宜猶爾防閑唐
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於私宅見百官而憲宗信之卒

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能得人成此功名使齷齪者
為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未必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
相者自非親戚故舊往往不得登其門百官士流未嘗
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而望其所用得人聞
見不塞豈不難哉然則此弊南渡後猶相習也國家立
條約乃有猜防大臣之條是何法哉
○憲長今世類以稱按察使按宋人筆錄寶元中御史
存闕中丞仁宗問李淑以憲憲長久虛之故李奏呂夷高
欲用蘇紳矣上問夷簡夷簡曰中丞風憲之長自宰相
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當出聖意臣等豈敢詮量上領之
然則憲長御史大夫中丞之稱也

○韓魏公時平生事業有頌其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
所不敢者有曰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
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有曰苟利社稷知無不為若湍
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者此其力量為何如公嘗言成
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嘗誨人云臨事若
慮得是剗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嘗自
謂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
死皆偶或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此語所指固非一而
莫大於英宗朝事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
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先是范公希文嘗
勸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尹師魯以謂不然臨國家不

當更顧身錄此語者謂公雖重希文然性之所喜以願
魯為愜公在仁宗朝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
襲西夏范公守延州堅持不可尹洙為經畧判官將命
約范公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
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尹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
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於度外公乃區區過慎此所
以不及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
仲淹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還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
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公還至半途見亡者父兄妻子
數千人持故衣招魂哭聲震地為之悲憤掩泣駐馬不
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度外

也富韓公弼自汝州得請歸洛與康節先生隱居相邇
富常患氣痞先生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
鬱何益富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富雖
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先生因戲之二公皆有宋
第一流人物後人觀此面斟酌焉可以得師法矣呂頤
浩在江寧聞劉苗之變至舟陽與張浚等會浚咨以
大計頤浩曰事不成不逾赤族浚壯其言遂議進兵呂
之所言者其魏公之所自處者乎或問朱子頤浩何如
人曰其人寵一時偶得他用不足道也

○韓魏公嘗言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公駐延

安時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帷帳公起坐誰何曰
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是時張
用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
足矣遂取帶而出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
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爾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蓋公
平生嘗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蓋每
如此死在人心自處非可許人之物也

○韓公琦行狀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啟封上尤
詳謹不欲遽既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
大國稱皇伯中書擬所生撫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
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

臺諫攻中書不已尤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
獨謂人曰此中書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公士大夫歎其
平直忠諒不肯推謗與人歐陽脩遺事濮議初不出於
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辯於朝故議者指公為立議之
人公不自辯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罪則韓
曾二公宜有媿於我後人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則我
宜媿於二公春觀韓公行狀此中書事公是宰相蓋嘗
自云共議不言中書意出於某也而歐陽遺事又云濮
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辯于朝故議者指
公為立議之人歐公特參政爾此中書事也若不出於
公何故獨入辯於朝然則議者指公為立議之人推之

事理事勢可知已韓公若但一言有所陳說便是欲避
匿自解欲推謗與人公之賢不然所謂皆共議者於事
勢是自要云云耳亦非分謗也而又謂歐云云歐公亦
勢是自要當云云耳非不自辯也韓公行狀仁宗春秋
高繼嗣未立公數乘間伏奏以英宗判宗正力辭公復
啓曰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體一定則父子之分明矣
英宗既為太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
間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公之所以告仁宗者如此韓公
遺事公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生子且幸
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毋不為不順若更
懷猶豫聽讒佞禍亂必由此起公之所以告慈壽者如

此龍川志公獨見英宗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在
聖帝明王獨稱愛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
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
稱今但陛下事之未嘗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公之所以
告英宗者如此象傳神宗既即位謂公近有欲以二大
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陛下
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
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公之所以告
神宗者又如此當方下三省再議時春知決非韓公意
也英宗復詔罷之蓋中書當時雖韓曾歐有深悔其非
而不得不止者爾邵氏聞見錄富公怪魏公不開報撤

簾事有欲致弼族滅之地之語其恨魏深矣然至議尊
濮王則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忘仁宗累
主上欺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見英宗
求去益堅遂除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絕富公之恨
在魏公不得不兼絕歐公也馬永卿論歐公云公與魏公
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尊濮王同朝
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欲令魏公承當此事耳
韓公賢故不得不承當爾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
罪歐公則已知之矣當時兩制議本出司馬公君後彭
中丞思所奏又出於程子伊川之筆則天地大義生人
大倫既有定論矣後人如朱子晦菴者出亦以稱皇考

為不是又曰歐公說不足溫公王珪議是又曰歐公之
說斷不可君子定論之在人心其如古今皆一何歐陽
奏事錄仁宗既連失褒豫鄂三王更無皇子言者常以
國本不可不急余因大水言之至嘉祐六年諫官司馬
光等有疏論述上曰宮中嘗養二子大者可也即道今
上舊名余等遂力贊之商量所除官且判宗正命既出
今上再三辭避余奏曰宗室自来不領職事今外人皆
知將立皇子若正其名命不由某受不受也遂降詔立
為皇子仍更名某皇子之稱在歐公始奏事時亦已然
矣柰何今乘先帝之死而遂背之有違人心天理其見
攻於當時固宜朱子嘗築精舍率諸生行釋菜禮于先

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先生從祀其祝文曰恭惟道
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惟顏曾氏傳得其宗
逮思及與益以光顯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
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朱子蓋
以周程邵張司馬上比顏曾思孟氏也朱子又嘗曰此
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
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千餘
載乃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述朱子行狀者曰道之正
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
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
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撰朱子行實者又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
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孟子沒千有餘年
而後周程張子出焉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
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夫子之經得先
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
於無窮然則程朱之言自後人觀之雖謂之經可也凡
六經暨孔氏遺書類曾思孟之所未及言者謂之擴前
聖之所未發尊奉而施行之可也若然其所不然不可
乎其可所謂悖道之邪說非吾徒也當時濮議前有
程伊川代彭中丞奏後有朱晦菴為其門人言者詳矣
歐公若生程朱之後必見大儒所言道統之傳有定論

在焉忍復欲行其邪說乎

餘冬序錄卷二十

餘冬序錄畢相卷之二十一

內而第二十一

鄭其泉何孟春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
為顯秩公獨滯於空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
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
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指民如此真
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
州居常快然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
所部一萬生靈邪意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
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宋包公樞司馬公實其名天下誦之天下皆呼包公曰包待制又曰包家呼司馬公曰司馬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兒貪汙者曰你一箇司馬家今異世猶然

○司馬溫公日錄載神宗嘗與公論及韓魏公事公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按龍川志治平中韓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公時為諫官極言不便韓公怒竟不為止此事司馬所親爭者謂韓遂非其此等事類歟哲宗時司馬入相議改免役為差役蘇子瞻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公忿然子瞻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韓昔聞公言

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蓋言耶公為一笑然竟行差役法夫此二事爭言者皆是也以二公之賢猶不免有此事人非堯舜其難如此雖然舉其事而非之不足為二公矣程氏遺書明道曰君實能受盡人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明道豈易許人者司馬於東坡之議乃不免忿然耶韓公遺事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後法蘇子曰亦有議頴濱遺老傳謂當時大臣恃權耻過終莫肯改以是語加司馬其既甚矣乎

○蘇子由言古微仲性閻邊事河事皆乖戾改其子孫不遠變言誠春惟宋家呂氏若象萊若盛矣夷簡為相陷

郭右於廢死臣子之惡孰大於是而有公者為之子有
希哲有本中為之諸孫爰及六世有祖謙稱巨儒衣冠
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何獨報夷簡之遠也

○晁氏客語負崇朝造王清昭應宮膠州即僕木丁晉公
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則凸見心危史張公語凡
有與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條工匠者具帳申來分為
四番後十日則罷去有一尾匠因雨乞假公判云天晴
蓋危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深知悉

○文公離幼時與群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
取公以水灌之遂浮出司馬公親幼與群兒戲一兒墮
大水壑中已沒得兒體為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壑兒得出

識者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聞見後錄昔王戎幼與群兒戲
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

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晉書此為戎
之智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

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
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此為衡之仁夫智與仁固有分如此此司馬文許王
終身之優劣歟

○胡文定嘗云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
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邵康節稱

司馬君實脚踏實地九分人也學者學作人須是以寸

分為期着實要到勾幾分始得

○歐陽公自言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朱子嘗亟稱之今觀其文集奏呂夷簡為宰相致仕首一章云夷簡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八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慮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禍不亡敗者蓋其在位日專奪國權廢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摘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不害陛下更新朝政則不復更言所以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未污斧鉞今雖推廣仁恩厚其禮數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與已極今邊鄙多事臣寮辛苦未嘗

非次轉官豈可使奸邪巨濫之家貪贖愚駭子弟不任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又一章夷簡身為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所不顧况肯為陛下惜法今聞二僕得旨與官乞不可以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又一章風聞夷簡近日頗有密奏仍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臣請夷簡久在相位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海內安百姓致得二虜交構堪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夷簡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事謬今已罷政府大病家居豈能更為國家圖事縱有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豈可暗入文字眩惑天聽且其子弟又不肖頃防作偽

恐靈祖於外尤為不便乞明賜止絕不可更令無功之
臣轉相感亂云云呂在相位時公以范希文事凌辱三
峽泥落累年及呂罷相公始被進擢論其致仕已如此
若呂在位而身居諫官其致論於呂當何如耶然公後
為范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擢用希文盛稱三之賢能
釋私憾而其力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刻石則
輒削去此一節云哉文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
罪呂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歐公遺事公知類
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人有賢行時人未知公還朝力
薦之由是漸見擢用呂申公家傳歐陽脩為翰林薦公
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濟靜寡欲有古君子風及將

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文章之士脩以公對又家塾記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潔之節乃薦公及王荆公輩欲
以激厲風俗又薦荆公與公作諫官乃自與所論夷簡
三章之言異矣三章之言得無亦太過乎春以公為希
文碑及薦公著之事觀之公蓋平心無怨惡之驗不必
疑其徃言為過不過可也言之大罪惡見凍水記開詳
矣歐公當時特以徃事且閻文應已死勢未得為仁宗
一追論之其云未汚斧鉞亦特呂之幸爾宋子語類凍
水記閻呂家子弟力辯以為非温公書蓋其中事與文
類等事其嘗見范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温公手書蓋其
類等事本安得為非温公書某編某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

未辯為子孫者只得分雪然心欲天下人從已則不能也
也善考言行錄殺郭右事今編在孔道輔集夷簡之得不
不發揚其家嗣有賢子若孫在焉故也

○廉布清尊錄載富韓公謝事居洛日邵康節謁公公
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
床來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
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
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
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願少
留意後十餘年夢得諸撰韓公傳洪邁夷堅志載率次
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軍岳飛通謁即具

宴出平生所被宸翰示辛執辛手曰前夕夢中丞被旨
推勘驚悟不敢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他日必為獨坐
顧公救護之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
秦檜意告飛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中丞何鑄治其事
方悟所夢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此以富公其
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信恍惚之兆乞人
之茫覆耶德立功成在君子誠不能其自屈於世也
○宋田况知制誥因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頰以好名為
非意在遵守故常况退而著論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
好而自至也素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俾
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或謙弱自守

不為恢闕睿明之事則名從而晦矣豈欲好之可得耶
夫為人上者志於自為名非所當嫌也薛季宣未除大
理正時言近世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
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
義何鄉不立稱善遂有是命夫上之取不亦在作
獎其好好名而已好名則畏義人臣好名雖未能一一誠
於盡忠亦決不為不忠之事矣陳頊為太常博士嘗屢
以書告丞相史彌遠欲其警悔脩飭彌遠召頊問曰吾
甥殆好名耶頊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
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宋蔡襄告其君曰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

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至於巧者不然事
難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特一發焉猶或不行
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是則好名非忠
臣而忠臣不可避好名之嫌也為人上者其有察於此
乎張忠恕言近世險佞之徒於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
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厭惡
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鴆毒是則好名
歸過雖其自為者之非而為人上者不可以見疑也言
者其又可逆億其君之厭惡而自沮乎范純仁貶武安
軍節度副使未州安置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
亦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

其欲哉但區區愛惡有懷不蓋其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宋魏校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徃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無視其子孫其於家族尤盡思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宋趙抃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府吏以為當死抃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讞之卒免死以春今論之吏議當死為趙所議非法於偽造印為死獄者為其私用以害政也偽造者赦後用之奈何而法不死乎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事云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温成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人由是始驗相者之言夫貴在其身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唐程行謔為陳留縣尉有老人言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年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張去逸肅宗皇后之父也少嘗獵渭曲射鵞巨

蛇驟過雨電逆休野寺方震連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
曰勿驚僕射遽火遽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
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
貴不數年病卒官止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三
贈官皆如空中所告身後事乃亦自有前定哉

○宋徐仲車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
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遂晨夕具公裳
揖其母司馬君實初宦時年尚幼家人每見其卧齋中
忽蹶然起着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率以為常莫識其
意范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
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
香山雪作留守錢文信公惟演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
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
遇諸公之厚如此王文康公嘗代錢為留守御史如東
濕諸公俱不堪其憂王訝其多出將責曰公等自比萊
公何如寇惠愍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乎
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
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五年已高若為之勳卒焉永叔
入館即氏聞見錄事載如此春按歐陽歸田錄云寇萊
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充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
燭達旦每罷官去後入至見一廁澗問燭淚成堆杜和公

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神公壽考終言美公晚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此則亦叔之正論而前日之對特借以譏王者也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請忠憲諸公皆待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哀其詩今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少德博也其人品可占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甚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行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做然則蘇當時愁態壯心亦可歎耳

○蘇洵權書云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續而燕語家拒

戶而守之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
焉知其果不失也洵之論則然矣夫棄荊州而就西蜀
豈孔明之本心哉宋之南渡也駐驛于抗王所言今東
南王氣鍾在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輳而弗領退守
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為善謀乎
且夫戰者以地為本胡山回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
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
而不知林陵之迤邐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
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阮之言蓋得之洵
者也當時士夫亦多以是為言者而其君與執政不能
從焉此宋之所以終不振也

○宋英宗時王廣淵除集賢院司馬先言廣淵姦邪不
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斷維獨稱疾不行
及即位待詔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錢穀世宗
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
當仁宗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元世祖每稱塞
旃之能不忽木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
不忽木曰是所謂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
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之曰卿止朕失言世祖
欲定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阿魯溫薩理即以成宗對成
宗數召阿魯溫薩理不往成宗怒軍比邊帝遣奉皇太
子寶于成宗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語阿魯溫薩理曰朕

在潛邸諱不顯事朕惟卿雖召不至乃知卿得大臣體
○司馬溫公學術可謂正矣而於孟氏不能無疑君子
不苟同其然乎理一而已聖賢心豈異也公之疑孟偶
發於意見耳公欲更貢崇法范忠宣公曰孟子恐不可
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公從之范蓋以王氏黜春秋之
非動之也公子康嘗言孟子於書景醇正陳三道必明
白邇英進講首以爲哲宗勸焉觀康告左之言可知公
家庭之教非廢孟者

○王安國爲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
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
然不悅安國嘗諫兄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爲家禍安

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家滅門矣安石豈志聚斂者
新法之弊如此從古聚斂之臣不獨得罪名教而人怨
神怒鮮不自禍漢桑弘羊唐劉晏而下歷歷可驗安國
之哭情得已乎朱子言陳亨伯創經制錢時兄弟有名
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爲作俑之
罪祖先將不祀矣其兄弟信有見識元好臣阿合馬久
典財賦之任辱毒生民丞相安童廷斥其罪世祖曰若
此微畢當顯黜之然竟無所舉何其日攘次竣明年而
不巳也王著事除惡出自臣下而上無國典當是時人
心其亦危矣盧世榮繼之四月而誅桑哥繼之不數年
而誅觀世祖之急財賦而任阿合馬也專而篤有言其

子若姪悉處要津者雖獲罪黜而終不以是為罪且曰
回回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其所稱道又如此宜其入世
榮桑哥之言之易權之驟移而世榮桑哥之敢言而無
戒於前轍也雖然奸臣何利焉後之事聚斂者知之

○今俗語裝局取物造計誘人謂之設法受者非惠與
者如棄謂之白著宋人貽諫錄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
苗錢於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
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盡惑之小民無
知爭競開闢則又差兵官列劫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
賣酒此設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劉展亂紀元載以兵越
州縣賦調積逋群吏重斂不約五品上下但家有粟帛

者則以人從國捕然後簿錄其產而中分之甚者十八
九時人謂之白著言其厚斂無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
白無所嫌避此白著之名所由始也嗚呼元載王安石
忍人哉

○王莽令幣官收賤買貴賒貸予民收息有月三王安
石青苗法實類此

○宋孫升為侍御史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
學為一代文宗及進居大位出其私智以蓋天下之聰
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
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顧
以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按朱子語錄東坡議論大

二、月錄卷二十一
李前後不同如王介甫未當國時是一樣議論及後來
又是一樣議論又曰東坡只管罵介甫介甫固不是但
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輩一隊進來壞
得更猛又曰坡公著述當時使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
知縱其游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秦少游其
最也諸公見他說得行更不與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
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說者從
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許多敗壞之事未
出兼是後來群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好爾然
則更謂世譏孫非矣言自朱子言觀之非當時亦未必
為失言也

○宋王定國記沙門島配囚事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
一人投海中馬默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復投海
中非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
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今宋文載之器傳矣
季昌齡樂善錄云南海郡嘗有太守覓配崖州人例止
三百為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乞量移先
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詔可其奏後得生還
甚眾其事與默同宋以仁厚立國舊制尚有此事默所
言在神宗朝始章崖州事不知在何時若在默前可不
默默言沙門島事若在默後神宗著令時亦必推及於
崖州矣王記馬初無嗣以此陰德夢天使謂上帝命賜

以男女李所記南海太守事亦有之馬王得之馬親
語者南海李不能舉其名事出傳聞恐直是虛厚事耳
司馬詩話僧惠崇答潘閱曰秀才當憂後事秀才憂惠
崇拜得無詣沙門島耶沙門島配囚唐時已然邊類按
海中或是唐以來制而宋因之今法罪人免死不過連
當房家小發邊遠為民充軍因獲再生之恩上重得其
人之用大赦日脫大辟一而安故里者固不可勝計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一

餘冬序錄摘壯卷之二十二

內篇第二十二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莊綽鷄肋編謂其家故書有呂縉卿文集載淮陰節婦
傳云婦年必美色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販
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
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證既
溺里人呼求救得其屍已死即號慟之制服如兄弟厚
為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索一毫私至所販貨
得利亦均分著籍既盡舉以付其母為擇地土葬日至
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

皆感里人恩人亦善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遂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乃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真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伺里人出即誦於官鞫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綽謂此書呂氏既無而余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序其大畧如此春按徐孝節集淮陰義婦詩序云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爲棺殮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之私焉於是伺其除喪謀爲婚媾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爲之感泣遂許而嫁之迺一日家有大水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遂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讐已也即以實告之曰爾前夫之溺我之所爲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篙刺之遂得沉去所刺之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讐之心生矣即日伺其便以其事奏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讐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二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赴淮投之于水已而自投焉謂不義而生不若義而死也故謂之義婦云

仲車此序與呂縉卿之所為傳者正同鷄肋編姓氏不能記而仲車序稱李氏豈非呂之所傳者歟淮陰不應更有一人若是同也將濟萬機論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後甲遂嫁與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醉丙殺之並害二子於義當否答曰文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既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嗚呼淮陰婦之得失於斯見矣

○昔人記王彥伯自言鑿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於庭老幼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時退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見國史補今世人功名之會大都

亦類是耳竇氏子言家方盛時有奴歛群從數宅之資供白麥麵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告奴妄言所輸乃常麥群從一時暴熱皆作鷄肋集今世人徇時言變喜怒何以異此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給其邦人邦人以為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所食世之甘猴羹者多矣

○王安石論黃河水牌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王之不曉事如此此步隲欲囊沙塞江事也

○宋熙寧四年呂誨乞致仕表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

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徒憚跣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爲憂是思逃得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識者知其以身而喻國也其論至矣東坡作蓋公堂記亦以問醫爲喻是時熙寧中公在密州爲此說以諷王安石新法也洪景廬謂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而張文潛作藥戒至千言之煩不若三百言之簡也遂詳錄以爲作文立說者式春按獻可表所言正爲安石新法發也纔百言而意亦足立說者又不可不知建炎初李綱爲宰相言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於氣色形

於脉息善醫者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於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危亂之憂淳祐中吳潛兼參知政事言國家之不能無敵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爲醫師博求衆益以爲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功

施師黜爲叅知政事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黜曰自古人君當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金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

知其爲醫諫也元中統中廉希憲久疾在告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希憲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十六年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群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沉疴不可藥矣○王公四六話蘇子瞻作翰林林子中方以言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爲中書舍人謫

二蘇告詞之語異矣陳了翁遺事蔡熾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守海陵熾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事合公議謂公諫疏純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次年熾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頗異於是遲悔而欲殺公以戒口密贊京黨出力尤甚噫蔡熾之所爲世或有斯人焉吾又何以罪林子中乎

○東坡於伊川猶晉溫嶠之與卞壺也晉書云嶠其慢語壺以禮法自居而二人各相得也宋文云執善諧戲願以禮法自持而執乃謂願不近人情而深疑之每加玩侮以至成隙立黨文章互詆何哉世談高坐道人在

丞相坐恒漚卧見壺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壺不賢
於願而壺能以禮法人見重於不為禮法之世劉整恃
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蔡克在生整
終帝慙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伊川之所過亦可謂
不幸矣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年家日益貧元
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安置寓居定惠寺遷臨
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在黃二年日以困置故人馬正
卿為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
東坡築雪堂以居紹聖甲戌寧遠軍之謫惠州安置寓
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于合江之行館又

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自觀新居丁丑新居成未
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懋官屋為有司迫逐乃買
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湫隘嘗偃息枕柳林中
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僖四年食芋飲水其窮甚矣元
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為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
於毗陵坡公法世多難如此餘杭汝類牧守之樂中書
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
間南北奔走風波瘴癘之鄉饑饉勞苦曾不得名一廬
託環堵為終老地也是故春讀王宗綬所為先生年譜
而于心有感焉為之嘆曰天生斯才而固厄之如是耶
既而曰孔孟之至聖大賢而不能一日安其身也他尚

何道哉古今人豈不有如坡公者耶東坡與人書間及
生事不濟輒自辭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信有詩云
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向曾見小說家宋
人天台方巖記坡一事坡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夫
猶畏而不敢與游獨邵民瞻者從學於坡時時相與杖
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齋五百坡傾
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邵去月偶至村
落聞婦人哭聲坡徒倚久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
難割之愛觸其心歟與邵推戶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
若坡問何哀傷至是嫗曰吾亡夫有一居傳自父祖吾
子不肖舉以售人百年舊居一旦棄絕來徙於此此吾

所以泣也坡為之慘然問其借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
所得者因謂嫗曰嫗之居乃吾所售不必更悲吾當即
還於是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令翌日迎母還舊居
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
居暫憇焉其年坡竟歿于借居憇按年譜東坡卒已
之歲五月至真州瘴毒大作病暴下中止於常州未嘗
至陽羨也永華錢濟明跋施純叟所藏坡帖後云建中
靖國元年先生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
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還之遂決意為毗陵之居
六月自儀真被疾渡江再見於奔牛陳先生獨卧榻上
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耶惟吾子由不

復一見而談此痛難堪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
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
篋欲閱而失鑰匙某自獲待言方自此始如何遽及是
也即遷寓孫氏居凡造及語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
及人物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眉宇間秀爽
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三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
筆硯試為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
得柱酒頌跋自爾疾增至十五日而終錢此跋今載春
渚紀聞焚券還宅事豈在元豐乙丑被歸陽美時事耶
黃州人潘邠老從東坡游坡去黃以雪堂付邠老居焉
惠州脩東西橋坡舉腰屏為助貧不廢施蓋坡平生義

氣每如此吾輩不可不知若夫坡之文章與其節義之
大者史冊載之學者固知之矣是故春茲錄方氏所記
及春渚紀聞於先生年譜後以補宗稷之缺
○李薦談記蔣穎叔之為江淮發運也漕運絡繹蔣暗
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
之置籍焉今諸漢綱日經亦各記風之候運蓋雷雨雪
雹霧露等事有或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而某日
程曆以合之貢其稽緩者編吏畏張榜之去占風旗卷
矣古居仁官處仁廟朝有為西京轉運使者一日見蓋
繁官問曰所覓宋凡幾蓋曰十八元龜曰吾所見者十
一龜何也繁官愕然蓋轉使晨起望空中所出煙竈道

知之其盡心如此二事正是一類居官每如此用心何
事能欺

○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
懷金餽之反觀其貌聽其論議竟不敢以出口賢哉二
子乎豈伊川見韓侍郎維於頴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如
敵一日蕭家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
黃金樂襍一枚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
使汝侍食徒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啓之伊川曰願與乃
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矣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曰我
不敢言正為此耳陳一節之士傳見之傾蓋而信待之
如此伊川何等人品與韓交甚久且親而韓乃作此意
尚韓之知人不遠傳蓋遠矣

○宋王巖叟拜簽樞密進言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
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
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
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是時呂大防劉摯尚在相位正辨
白邪正勇於去惡之時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告哲宗
者何人乎元祐初呂惠卿章惇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
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
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
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
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

自新豈宜使自棄耶四年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
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
世遂論純仁黨確至是公著已卒純仁亦去位矣越三
年宣仁太后崩大防等罷事乃大變巖叟所謂小人既
進君子必引類而去之時也史臣論元祐之政庶幾仁
宗而無豐舊姦排去未盡媒孽復用國政益激徽宗即
位改元建中蓋曾布密陳紹述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
給事中徐勣曰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
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未見其可任伯雨亦曰自古
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
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夫小人獨留唐德宗坐

以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斯言也所謂君子小人競
進則危亡之基也於徽宗之世尤之矣

○范純仁若宗朝爲尚書右僕射時章惇得罪去朝廷
以其父老欲畀郡既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
情純仁弟純禮徽宗朝爲尚書右丞時呂惠卿告老執
政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
國體君子爲小人地每從厚如此吾於范氏兄弟見之
○張鐸曰郭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責直也伊川曰君
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
過蓋郭范忠宣公在隨上章已致仕章惇戒堂吏不
得二貶公永州安置命下公就道人或謂公爲逆名公

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
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語昔張子孝於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人或謂之許子孝曰我則誠許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
亦善乎語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
如此朱子嘗爲門人述胡安國言孝子發雖窮謹皆是
僞爲充濟美應云子發誠僞爲如公輩却是至誠文定
遜謝云其何敢當至誠二字濟美却戲云子發是僞於
爲善公却是至誠爲惡也朱於范之戲而稱之者其微
意不滿於胡之議可知

○江輔知慶州謝表有清朝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

爲侍御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罷之蔡後爲相被謫
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蔡確章惇小人也當時明其奸邪罪之去之則是而
以議殺法罪之去之則非是故小人後來得以藉口君
子於此不可無制小人之術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爲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
南軒之門人也而去附韓侂胄且爲關邊之議蘇東坡
之子過范滂夫之子温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
陸崇揚龜山所擇婿也後陷范汝爲之亂坐大逆誅高
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爲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
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如此

○黃魯直平生孝友朱子稱之秦少游李方叔曾經東坡論薦已見非於當時固朱子所弗取也朱謂東坡晚年自知所學不是與李昭玘書云黃秦輩挾有餘之資而驚於無涯之智必極其所如特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今日士夫幾人如魯直者東坡之學論薦君子固無所取今日士夫氣節有如東坡者乎

○李方叔薦以文字見知東坡元祐初坡知貢舉意在必得薦以冠多士及攷章授程文大喜以為薦無疑遂以為魁既折瓊帳然出院以詩送薦有平生謾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之句葉石林詩話載此事而云薦自是不甚自愛以書責子瞻不薦已子瞻後稍薄之春

按坡嘗為書具在集中所望薦者甚厚坡死薦為之謀實百常情所著師友談記於坡極其尊愛且自誦少時有好奇急進之弊坡嘗誨之爾後常以為戒云云石林之言殆恐未然國朝胡祭酒先生文集有東坡與薦詩記云坡知貢舉時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薦值薦他出簡置几上偶章惇手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刺向優於揚雅論一篇援兄第徑持去薦不及知既而場中出此題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薦毋歎曰蘇公知貢舉吾兒下第命也坡贈薦之詩蓋亦解嘲云耳此事不知胡又何從得來

○晁氏客語許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

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許豈欲以德報怨耶春謂只是內不足耳

○劉摯哲宗朝遷門下侍郎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達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崔與之理宗朝拜右丞相問人才孰當用舍與之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爲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自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

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林大中遷殿中侍御史嘗因奏事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爲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爲小人此皆論用入之龜鑑也
○揚時有言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變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禄山之亂內有盤紮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矣

必能過公孫弘輩也持其直氣可以鎮厭姦雄之心
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私輩視之則無復可為矣
徽宗之世弱於宴安朝無忠言直氣之臣而外有虜患
固宜龜山有此言也

蘇東坡錄卷二十二

